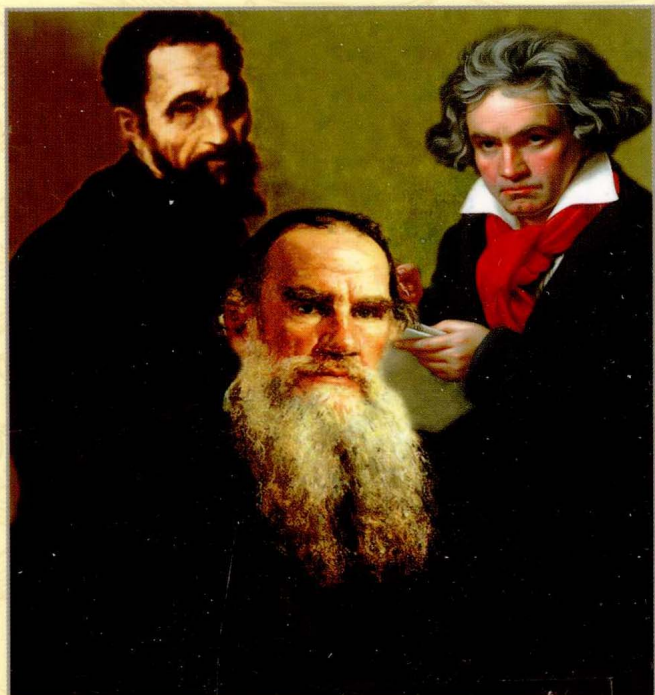


全译插图本
世界文学名著典藏
SHIJE WENXUE MINGZHU DIANCANG
QUANYICHATUB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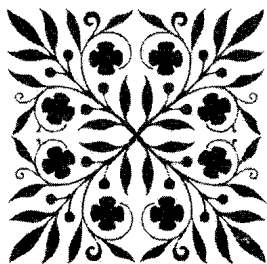
名人传

Vies des Hommes

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颗童心：“这颗纯洁、仁慈的心灵，犹如一缕灿烂的光线，永远都能发现别人身上优良的品性。”他总是柔情似水，他很幸福，却记挂着他所知道的唯一不幸者，他流着泪水，总想做些善事。他亲吻一匹老马并请求它原谅，因为他曾经让它受过罪。他只要是在爱的时候便感到幸福，即使别人不爱他也没有关系。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·世·界·文·学·名·著·典·藏·

Vies des Hommes

名人传



[法] 罗曼·罗兰 著

殷雪梅 王丽琴 译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人传/(法)罗曼·罗兰著,殷雪梅、王丽琴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6

ISBN 978-7-5354-4978-8

I. 名… II. ①罗…②殷…③王… III. ①贝多芬, L. V. (1770~1827) — 传记②米开朗琪罗, B. (1475~1564) — 传记③托尔斯泰, L. N. (1828~1910) — 传记 IV. K8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8286 号

责任编辑:毛 娟

责任校对:陈 琪

美术编辑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封面设计:异一设计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0.125 插页:4

版次: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30 千字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Vies des Hommes



Vies des Hommes



米开朗琪罗传

王丽琴 译



引言

米开朗琪罗命名为《胜利者》的大理石雕塑，安身于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。一位身材姣好的赤裸青年，微卷的发丝轻覆前额。他一脚独立，一脚跪在满脸络腮胡的俘虏背上。蜷缩着身子的俘虏，翘首前望。然而胜利者目光他顾，挥刀欲落之时，举手难下。他身子微微后仰，手搭着肩，头转向别处，面含苦情，眼神犹疑。似乎胜利于他，恶心之外再无他意。征服他人的同时，他自己也未能全身而退。

米开朗琪罗的所有作品中，唯有这个质疑英雄的勇士，这位折翼的胜利之神，他至死仍留在其佛罗伦萨画室里。也许这正是米开朗琪罗毕生的写照，故其知己达尼埃尔·德·沃尔泰拉想用之装饰其灵台。

痛苦本无休止，更是形式万千。有时，痛苦源自变幻莫测之世事，如贫困、疾病、造化弄人、人心叵测等。有时，则源于人自身。人无法自己选择出身，因此同样悲哀而无奈。人并未求生，更未企求生活得像现在这般痛苦。

后一种痛苦笼罩着米开朗琪罗。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力量，总能战而得胜。却不知为何，他无心取胜，志不在此。这简直无异于哈姆雷特悲剧的现实再现。空有英雄之才而无英雄之

志，徒有满腔激情而无心人事。如此矛盾，人何以堪？

崇高之外又见别一种崇高，那只是我们想当然的结果。我们绝不认为，一个过于伟大的人，难在尘世获得满足。焦躁不安并非伟人资质。如果自我与世界、生命与生命规约之间失去平衡，即便是伟人亦难以崇高，相反却难免软弱。难道软弱是为人不齿的缺点么，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？软弱的人难道就没有被爱的理由吗？事实上，因为软弱的人更需要关爱，他更有被爱的理由。英雄在我这里，绝无独居圣殿的优越感。我憎恶逃避人生苦难与内心缺陷的理想主义者。民众往往易被华丽的词藻和空洞的幻想蒙蔽，我们有责任为其揭开谎言的面纱，让他们看清说谎者怯懦的本质。只有忠实并热爱世界的本真状貌，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。

我在此所谓之悲剧命运，指涉的是一种源自内心而与生俱来的痛苦。这种痛苦如影随行，直至耗尽生命的精元。一千九百年来，他——基督徒的痛苦和信仰的呼号弥漫了我们的西方世界。这是伟大的人类最显著有力的表征。

数个世纪之后，如果依旧未曾忘却这个世间，将来总有一天，濒临种族消亡的深渊时，未来的人会像但丁在第八层地狱的火坑边俯身一样，满怀慨叹、厌恶和悲悯俯身在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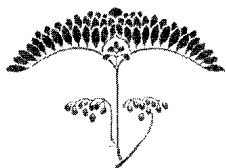
但对此，谁的感受能深过我们呢？此番苦恼，年少时我们便深有体味。目睹我们的亲人沉沦苦海，只觉基督教悲观主义呛人而又令人迷醉的味道漫过我们的咽喉。有时，为了不与众人一般迷失在飘渺的天国幻境中，我们不得不力排疑虑。

永生的主啊！你庇佑尘世苦难的众生！信仰常常是信心不足的烛照，折射了人对未来、对自己的信心不足，甚至垂头丧气、郁郁寡欢。人所共知，无数次失败的积淀才换得一次对痛苦的胜利。

基督徒啊，我爱怜你们，同情你们，钦服你们的忧伤，因此而珍爱你们。世界因你们而忧苦，同时也因你们而美好。你

们的痛苦如果消隐了，世界便寂寥更甚。而今，懦夫大行其道，他们喧嚣地索要幸福，却在痛苦面前畏首畏尾。其所谓幸福，往往以他人的不幸为代价。痛苦本应正视，苦难者理当被尊敬。称道快乐固然无可厚非，而痛苦又怎不值赞颂？二者既形同姊妹，又堪比圣贤。他们充满力量，生机勃勃，神光广布，锻造世界的同时也丰富着伟大的心魂。不懂得快乐和痛苦共赏的人，自然不懂得欣赏其一。但凡明了生的意义和死的甜美的人，必然懂得品味快乐和痛苦的美好。

罗曼·罗兰



目 录

米开朗琪罗传/ 1

引言 / 1

上篇 战斗/ 1

一 力/ 3

二 力之崩溃/ 17

三 绝望/ 28

下篇 放弃/ 39

一 爱/ 41

二 信念/ 62

三 孤独/ 77

尾声/ 85

死/ 87

他神圣而苦厄的一生/ 92

托尔斯泰传/ 95

贝多芬传/ 225

序/ 227

贝多芬传/ 231

贝多芬遗嘱/ 269

贝多芬书信集/ 275

贝多芬之思想录/ 299

上篇 战 斗

一 力

一四七五年三月六日，米开朗琪罗降生于卡普雷塞镇的卡森蒂诺家族。那片岩石广布、山毛榉葱郁的土地，跌宕起伏，空气清新怡人。隐约可见的亚平宁山，怪石嶙峋。与之相距不远的地方，传言弗朗索瓦·达西斯曾有幸亲见基督圣灵。

他的父亲朗多维科·迪·莱昂纳多·波纳洛蒂·西摩尼，当时是卡普雷塞和丘西的最高行政官，性情焦躁、“惧怕上帝”。母亲弗兰赛斯塔·迪·奈瑞·迪·米尼安多·戴尔·塞若，在米开朗琪罗六岁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，留下他们兄弟五人：莱昂纳多、米开朗琪罗、博纳罗托、乔凡·西莫内和吉斯蒙多。几年以后，父亲续弦，与卢克瑞兹娅·尤保迪尼结婚。

儿时，米开朗琪罗曾被寄养在塞蒂雅诺一个石匠的妻子那里。后来，他经常打趣说，这位乳母的奶汁是自己立志成为雕塑家的心愿之泉。家人送他进佛罗伦萨上学，师承弗兰赛斯科·达·厄比诺，但他在学校里只对素描情有独钟。据孔迪维说：“为此，米开朗琪罗的父亲和叔伯们大发雷霆，甚至经常狠狠地揍他，因为他们对艺术的高贵一无所知，鄙厌艺术家这一行当，认为家里出了个艺术家会令家族蒙羞。”米开朗琪罗就在这样的人情淡漠与内心孤寂中度过了他的童年。

然而，他的父亲虽然残暴，面对执意学画的儿子却并非顽固不化。不久，十三岁的米开朗琪罗便在弗兰赛斯科·格兰纳希推

荐下，进入了当时佛罗伦萨名声在外的多梅尼科·吉兰达约画室习画。初学不久，他便成绩斐然。甚至有传闻说他的老师也嫉妒其天赋。一年后，米开朗琪罗便辞别了他的老师。

米开朗琪罗深感绘画已难抒其才情，他渴慕一个更高的艺术平台一展抱负。他毅然转学到洛伦佐·德·梅迪契在圣·马可花园的雕塑学校。米开朗琪罗颇受梅迪契王公赏识，王公不仅让他住在自己的宫邸里，而且让他与自己的儿子同席就餐。借此良机，他得以置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，沐浴着柏拉图派艺术家广闻博识而诗情画意的清风，醉心于浩瀚的古籍珍品。沉湎于怀古，折服于先贤圣哲的伟思妙想，米开朗琪罗成为了一位崇尚希腊文明的雕塑家。

其杰作《半人半马怪与拉比泰人之战》浅浮雕即在普里兹安诺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。

这座浮雕融力与美于一体，英气勃勃，形象剽悍，线条清晰，自信十足。某种程度上，折射出气血方刚的作者及其同伴们所玩的游戏。

卡米内教堂的马萨乔壁画是米开朗琪罗和其同伴洛伦佐·迪·克雷蒂、布吉阿迪尼、格拉纳契、托里吉雅诺·戴·托里吉雅尼青睐的临摹之地。米开朗琪罗时常戏谑技不如己的同学。某天，好面子的托里吉雅尼不堪其嘲讽，重重地朝米开朗琪罗脸上挥了一拳。日后，米开朗琪罗却在其好友班韦努托·切利尼面前大言不惭地说：“我拳头紧握，重重地打在托里吉雅尼的鼻子上，感觉他的骨头都碎了。我就这样给他留下了一个令其永生难忘的记号。”

异教思想从未颠覆米开朗琪罗的基督教信仰。他似乎一生都在这两个世界的矛盾中挣扎。

一四八九年和一四九〇年，传教士萨沃那洛拉开始在佛罗伦萨激情澎湃地宣传《启示录》。那时米开朗琪罗年仅十五岁，比萨沃那洛拉年轻十二岁。他目睹了这位面色苍白、身材矮小的传教士，在布道台上尖锐犀利地抨击教皇和王公，浑身萦绕着圣

光。最初，米开朗琪罗并不认为他有什么英雄风范，只觉他那绝望的预言令人毛骨悚然。人们听了他的预言后，纷纷鼠窜街头，发疯般地喧嚣扰攘。即便是王公贵族如鲁切莱、萨尔维亚蒂、阿尔比兹、斯特罗兹等亦争相入教。甚至贤哲之士如皮克·德拉·米兰多勒、波利齐亚诺都弃置理智，皈依入教。米开朗琪罗的哥哥莱昂纳多在萨沃那洛拉的影响下，也在一四九一年加入了“多明我会”隐修院。上帝那把殷红的利剑自此便高悬于意大利上空。

这瘟疫般的恐惧不仅笼罩着整座城，更摄住了米开朗琪罗的心魂。当一切诚如圣马可的这位先知所言，上帝之剑——法王查理八世入主佛罗伦萨，米开朗琪罗已然深陷恐惧。他的好友，诗人和音乐家加迪埃尔的梦魇，更让本是惊弓之鸟的米开朗琪罗不知所措。

加迪埃尔告诉米开朗琪罗，他某夜看见了洛伦佐·德·梅迪契的阴魂显灵。阴魂衣不蔽体，头戴孝布，命他去给他的儿子皮埃罗通风报信，说皮埃罗将被驱逐出境，永生漂泊异乡。米开朗琪罗听后，劝他向大公坦言一切。但素来敬畏大公的加迪埃尔并无此胆识。有一天早上，加迪埃尔又向米开朗琪罗说起阴魂再现的事儿。加迪埃尔说自己正躺在床上时，阴魂显灵，衣着与上次相同，瞪着他，一言不发，掴了他一耳光，怨责他未能听命行事。米开朗琪罗听后，怒不可遏，逼他即刻赶往佛罗伦萨附近加莱吉的梅迪契庄园报信。途中，加迪埃尔幸遇了皮埃罗，截住其銮舆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禀明了大公。皮埃罗听后大笑几声，命随从教训了他一顿。大公的总管比比埃纳嘲讽道：“你简直愚蠢至极！皮埃罗和你，你认为洛伦佐更疼爱谁？即便洛伦佐真显灵，也是在他儿子面前而不是在你面前。”加迪埃尔碰了一鼻子灰，回到佛罗伦萨后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米开朗琪罗。在其劝说下，米开朗琪罗两天后便逃离了佛罗伦萨。

这是米开朗琪罗第一次在迷信的惶恐中迷失自我，尽管他悔不当初，却又一次次重蹈覆辙，无法自拔。

一四九四年，米开朗琪罗逃到了威尼斯。

远离危机四伏的佛罗伦萨后，米开朗琪罗的心绪日渐宁静。波伦亚的冬天雪藏了那些关于先知的记忆。米开朗琪罗再度为尘世的美好而泛起心田的涟漪。住在波洛格纳的米开朗琪罗，醉心于阅读彼特拉克、薄伽丘和但丁的杰作。一四九五年春，正当宗教节日嘉年华会例行圣典，党派之争白热化之际，米开朗琪罗重返佛罗伦萨。已然淡漠了俗世纷争的米开朗琪罗，以其颇具古韵的名作《熟睡的丘比特》，向时下狂热的萨沃那洛拉派示威。在佛罗伦萨小住数月后，米开朗琪罗辗转来到了罗马。在充满古代回忆的罗马，他一直待到萨沃那洛拉驾鹤西归。萨沃那洛拉焚毁其所谓“虚妄和邪说”的书籍、饰品、艺术品。同年，米开朗琪罗完成了其享有盛誉的《醉酒的巴克科斯》、《垂死的阿多尼斯》和《西比特》。他一直以来便是一位最具异教倾向的艺术家。当他的哥哥，莱昂纳多教士，因信仰萨沃那洛拉的思想而受牵连潜逃罗马时，米开朗琪罗帮其回到了佛罗伦萨。但萨沃那洛拉腹背受敌，甚至被焚而死，米开朗琪罗始终保持缄默，不曾返回佛罗伦萨声援。对于此事，米开朗琪罗的书信中未见只言片语。

萨沃那洛拉去世的那年，一语未发的米开朗琪罗完成了其雕塑《耶稣之死》。

永葆青春的圣母美丽祥和，基督如熟睡的婴儿般柔顺地躺在圣母膝上。人物的刻画线条在严肃中透着希腊的古典意蕴。有着永恒之美的躯体，分明渗透着一种莫名的忧伤。由此烛照彼时的米开朗琪罗，心中当是凄苦难诉。

米开朗琪罗郁郁寡欢，不仅仅因为现世的罪恶蔓延、忧患肆虐，而某种紧掣其心魂的专横之力，更令其无所适从。在这股神力驾驭下，米开朗琪罗至死也未能展现天才的狂热情愫。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声誉，尽管他并不汲汲于名利，但又必须志在必得。肩负养家糊口的重担，面对向自己索要生活费的家人，尽管手头并不宽裕，心高气傲的米开朗琪罗也从不拒绝。即便是卖身，他也会悉数付给家人其所要的数额。长期住在阴湿的房子里，疲于